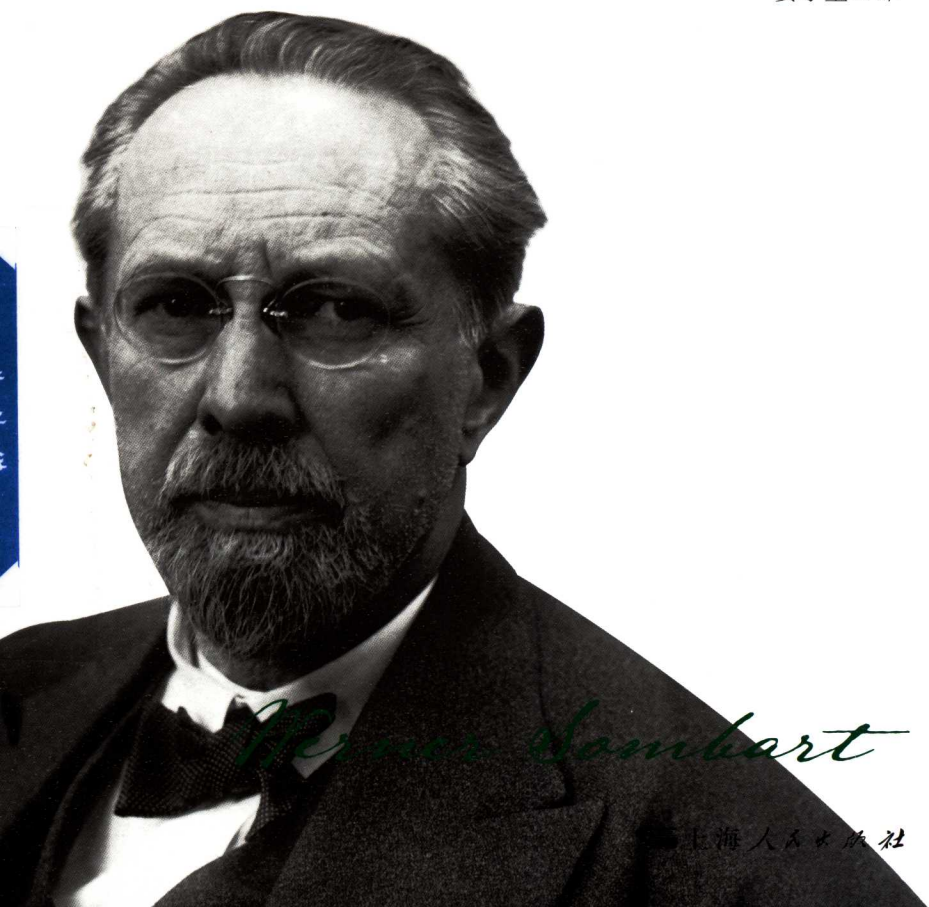


Krieg und
Kapitalismus

战争与 资本主义

[德] 维尔纳·桑巴特◎著

晏小宝◎译



Werner Sombart

上海人民出版社

Krieg und
Kapitalismus

战争与 资本主义

[德] 维尔纳·桑巴特◎著

晏小宝◎译

Werner Sombart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与资本主义/(德)维尔纳·桑巴特著;晏小宝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
ISBN 978-7-208-18006-2

I. ①战… II. ①维… ②晏… III. ①战争-影响-资本主义-研究 IV. ①D0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2)第 201075 号

责任编辑 毛衍沁

封面设计 零创意文化

战争与资本主义

[德]维尔纳·桑巴特 著
晏小宝 译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01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 159 弄 C 座)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江阴市机关印刷服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12.75
插 页 5
字 数 166,000
版 次 202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8006-2/C·667
定 价 75.00 元

译者前言：桑巴特再发现

维尔纳·桑巴特，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生于1863年，卒于1941年。谈及此人，不仅我国的大多数学者不甚了了，就连现今德国知之者亦甚稀少。但是，在桑巴特的学术鼎盛期，即20世纪初期，其名声之显赫，在德意志的学术界几乎无人能够忽视。今天，提到马克斯·韦伯，这位当年桑巴特的同行及对手，学术界恐怕无人不知，无人不晓。20世纪初的德国学术论坛上，在一些政治、经济与社会的重大问题尤其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探究中，马克斯·韦伯与维尔纳·桑巴特两人

的论争可谓学术界一大谈资。

桑巴特出生在萨克森埃姆斯莱本一个富裕的地主与政治家家庭，求学于柏林、比萨、罗马，1888年获柏林大学哲学博士。1888—1890年间在不来梅商会任商务代表，1890—1906年在布雷斯劳大学任副教授，1906年起在柏林高等商业学校任教，1918年任柏林大学教授，1931年获荣休教授，退出教学生涯。桑巴特的一生经历了德国历史上大起大落的时代：德意志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他八岁时，德国第一次统一，德意志第二帝国横空出世；他去世后四年，德意志第三帝国——纳粹德国灰飞烟灭。桑巴特的一生伴随着德国的快速崛起，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迅猛发展，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终形成，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蓬勃兴起，德意志军国主义的强势抬头，一战的失败以及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的魔障降临。这样一个跌宕起伏的时代在桑巴特的学术研究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探索也在历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桑巴特大胆无畏的作风和独创性，他

有时并非循规蹈矩而取得的学术成就和他提出的时常具有争议的论题，以及他在那些年……所经历的不转移的思想立场，这一切所引起的众多纷争和论战双方的对立标志着他的事业，而且在他的事业中留下了创伤。”^①

一、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探究

综观桑巴特一生，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探究像一根红线始终贯穿在其学术生涯之中。

早期的桑巴特深受马克思学说的影响。在搜索桑巴特的学术历程时，译者注意到，1894年《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不久，他就在德国历史学派的刊物《社会立法和统计学文库》上发表了《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一文。恩格斯对此作出了很高的评价，称其“写了一篇评价第三卷的好文章”，并表

^① 菲利普·西格曼：《奢侈与资本主义》英译本导言。转引自王燕平、侯小河译，刘北成校：《奢侈与资本主义》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1页。

示“桑巴特的文章相当好”，第一次“对于马克思体系的轮廓，做了大体上成功的描述”。^①此后一段时间里，桑巴特写出了大量有关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文章。英国两位经济学家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述使我们对桑巴特的认识陡然生动起来。首先是杰弗里·M.霍奇逊，“在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桑巴特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论文销售量超过了2.4万份”，大大超过李卜克内西、伯恩斯坦等著名社会主义者的作品在俄国的销售量。^②还有一位即是读者诸君极为熟悉的哈耶克，他在其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中这样写道：“如果马克思原理深入到德国人的思想中的程序是俄国革命以前其他任何国家前所未有的话，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桑巴特”^③。1928年，桑巴特本人在《现代资本主义》第三卷的序言中描述了他和马克思的关系：“本书不过是马克思著作的

① 《恩格斯全集》39卷，第412、413页。

② 杰弗里·M.霍奇逊著，高伟等译：《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7页。

③ 弗里德里克·奥古斯特·哈耶克著，王明毅、冯兴元等译：《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页。

一个续篇，在某种意义上是他的著作的完成。……凡我著作中稍微好一点的东西，都是受了马克思的精神之赐。”

在桑巴特的学术成果中，有关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的研究影响甚广，而令他声名鹊起的当属 1896 年出版的《19 世纪的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1905 年发行第五版时书名改为《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此书当年曾连续发行十余版，被译成 23 国文字，数十年里盛销不衰。1906 年出版的《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一书至今影响仍在，开了“美国例外论”问题探讨的先河。“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因而也被称为“桑巴特之问”。1934 年桑巴特又出版了《德意志的社会主义》一书。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者历史学家，桑巴特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倾注了更多的心血，当然也收获了更多的成果，尤其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成为他的研究与分析的中心内容。译者借此机会将桑巴特有关资本主义的研究成果罗列如下。1902 年出版《现代资本主义——从始至今的全欧经

济生活历史体系的表述》，1903年出版《19世纪的德国经济》，1911年出版《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1913年出版《资本主义的精华》《奢侈与资本主义》《战争与资本主义》。1916年，桑巴特推出《现代资本主义》第二版，对第一版的资料和内容进行了大量调整与补充，1928年又出版了第三版。1930年出版了《三种国民经济学》，1934年出版了《社会学》，1938年出版了《论人类》和《世界观、科学与经济》。在桑巴特的学术生涯中产出了20多部著作，其中不少已经成为经典。由此可以看出，桑巴特不仅视野开阔、目光敏锐，而且异常勤奋，是一位多产的学者。

现在呈现在诸位读者面前的这本《战争与资本主义》一书，与《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奢侈与资本主义》一起形成姐妹篇，是桑巴特对《现代资本主义》相关内容的展开论述，体现了作者在观察与思考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力量时的心得与体悟。黄仁宇在其书《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称，《现代资本主义》这本“爆炸性的著作”将资本主义

这一名词“引进学术界”。^①国内亦有评论介绍，桑巴特是第一位将资本主义作为专有名词推广于世的学者，也是第一位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的学者。^②美国的学者丹尼尔·贝尔也认为，“最先设法把资本主义转变列为某种不同质的社会阶段的作者——事实上最先把资本主义列为经济史和分析中心内容的——是德国的经济史专家维尔纳·桑巴特”^③。

1902年，桑巴特在《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首次提出，资本主义的生成必然“从根本上改变人的生活目的和生活方式”，因而必定会遭到传统文化和习惯的抵抗，尤其是对欧洲以外的广大地区来说会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但在西方，“由欧洲精神的深处发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精神”却最终突破了

①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② 孙传钊：《桑巴特：纵欲乎？禁欲乎？》，搜狐读书频道，2010年7月15日。

③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点探索》，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4页。转引自童欣：《桑巴特笔下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0卷第8期。

这道障碍。在这本书中桑巴特第一次阐述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首先是企业家精神，表现为征服与营利，此为资本主义的动力因素；其次是市民精神，表现为合理的经营方式或态度，其中，“勤勉、节制、俭约、经济和守约”的道德品质尤为重要。这些资本主义精神是如何出现的？1903年，桑巴特在其《19世纪的德国经济》一书中如此写道，西方资本主义精神起源于生活在欧洲的犹太人的影响，而犹太人的资本主义精神则部分地出于犹太教中对内对外道德的双重性以及律己主义、理性主义因素，部分地由于犹太人在欧洲社会的边缘地位所造成。就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而言，桑巴特在《现代资本主义》第三卷的序言中这样述及与马克思的分歧：“予自身以一种适当形态并因此创造经济组织的人是精神——这是本书的根本思想。”因此，桑巴特研究资本主义的视角不同于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而是从精神的视角观察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结合现实来考察精神因素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逐渐导致与马克思主义的决裂：“我对这个天才通常是

站在一种原则的对抗上，……我虽严格否认他的世界观，因此也严格否认现在总括或评价为‘马克思主义’的一切东西……”

二、与马克斯·韦伯的互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凭借着经济发展为主要着力点，在短短的三十几年时间里走完了英法等国一百多年走过的路。起始于一个长期的良好教育传统，继而在俾斯麦的威权主义统治之下实现了科技、工业与国家的高度结合与有机组织，德意志帝国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令人鼓舞的快速经济飞跃以及色彩斑斓的思想、文化与艺术繁荣。德国的学术论坛上亦可谓群星灿烂，光彩夺目。其中，桑巴特固然因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探索独树一帜，而他与马克斯·韦伯之间在学术上的密切互动更可视为一段佳话。

1904年，桑巴特与韦伯相识，两人合作参与创办了《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学文献》，这一刊物当时

在德国具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几年以后，他们又共同发起创立了德国社会学会。由此也加深了两人的互动与争论，推动着他们学术思想的成熟与深入。

韦伯的开山之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对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一书的呼应，该书最初是以论文的形式于1904年和1905年先后两次发表在他们主办的杂志上。韦伯在这本书中进一步发挥了桑巴特关于精神因素是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动力的观点，逐渐形成他本人对新教伦理及资本主义精神的认识。之后，韦伯拓展了自身的研究转向说明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发生在东方的精神（宗教）方面的原因，尽管东方也存在着类似的物质条件。1920年，韦伯在修订关于新教伦理的论文时，还对桑巴特15年来的著作进行了认真的评述，并对照分析了犹太教和新教对资本主义的影响。在影响韦伯的同时，桑巴特本人也受到韦伯的影响，在宗教社会学领域展开了探索，系统地阐述了犹太教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韦伯关于清教教义对资本主义体系重要作用的研究，是推动我思考犹太教徒的重要

性的原动力”^①。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将资本主义精神问题称为桑巴特—韦伯问题。韦伯的长处在于提出了一种方法论，强调学术上的客观性，探讨了宗教社会学、政党与小群体社会学以及历史哲学。译者认为，仅就对资本主义形成与发展的考察而言，桑巴特的视野显得更为开阔，分析更为细致，其所涉及的视角从宗教伦理、精神因素、爱情、奢侈消费乃至战争等诸多方面对资本主义的影响，为我们展示的是一幅全方位、活生生、色彩斑斓、错综复杂的资本主义发展史。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译者花费了不少时间去搜寻相关的文献和资料，从中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在桑巴特和韦伯两人所生活的时代，究其影响与境遇来说，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其他国家，桑巴特的影响至少不在韦伯之下。然而，历史竟会如此地捉弄世人。韦伯与桑巴特的身后遭遇迥然不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位已经被送上了云端，而另

① 桑巴特著，王燕平、侯小河译，刘北成校：《奢侈与资本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页。

一位则几乎销声匿迹、湮没无闻。谈及韦伯的身后名声，必须提到美国的社会学家帕森斯。20世纪30年代以来，帕森斯始终不遗余力地积极宣传韦伯，正是在此基础上，1964年海德堡国际社会学大会上出现了“韦伯复兴”事件。韦伯的作品从出口转为内销。由此发端，韦伯在西方国家的影响日隆。仅就译者在查阅一些国内与国外（尤其是德国！）工具书时便可以发现，有关两人的条目呈现出巨大的落差：对韦伯大事铺陈，不吝赞美之词；有关桑巴特则寥寥数语，且往往语焉不详。后人在处理历史及前人时如此任性，委实令人唏嘘！

三、德意志社会主义的民族精神

一战失败后，德国的历史进入了魏玛共和国时代。这样一个德国先天不足，后天不良，始终笼罩在一片不祥的阴霾之中，处在风雨飘摇的境地。整个社会陷入一片迷惘，经济崩溃、政治动荡、思想混乱，各个阶层在心理和文化层面受到极大的冲击。

德意志向何处去？成为德国众所关注的核心话题。桑巴特更是责无旁贷，他的回答是建设“德意志社会主义”。

如前所述，桑巴特始终关注精神演进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主轴作用。在他看来，此时的德意志民族在精神方面面临着严峻的现实：“经济利益在独揽霸权”，社会组织和社会平衡遭到商品经济及商业文化的强力扭曲与破坏，人类在“脱灵化”且“脱人化”，个人与自己、与他人日趋对立；信仰、道德、思想乃至文学艺术等高尚的精神文明被“撒旦”（经济利益）摧毁，陷入庸俗化和功利化，“一切实在利益：美、强、善、知、艺术、天才、出身、家风、人种等等”都“失去它们的效用”，统统变成谋财的“工具”，政治模式和政治价值也将为经济服务作为唯一的取向，数百年来德意志人借以自豪的民族精神似乎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桑巴特主张抛弃“经济时代社会主义”，建立“德意志社会主义”。他所定义的“德意志社会主义”的内涵是：首先强调保持和发展优秀的德意志精神

和文化，明确经济价值“以上还有更高的价值”，反对一味追求物质财富；其次，他反对经济时代以物质为中心的社会秩序，主张从法律和价值角度（精神角度）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以此整合个人与国家的互动关系；第三，桑巴特主张从德意志社会主义精神和秩序的视角来规范经济生活，其中包括由国家管理规范民众的消费，实施计划经济，强化自给自足，强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等。他希望凭借这些主张将德意志民族建设成为精神富有、物质发达的民族。

毋庸置疑，桑巴特看到了当时德国社会存在的一些弊端，他的德意志社会主义这一药方对德国的现实而言包含着一定的积极因素，有助于一战后德国经济的复苏、思想的复兴与政治的稳定。然而，囿于时代的局限性，桑巴特的这一药方存在着有害的因子，从而会导向极为危险的方向——过于强调国家、政府和领袖的权威，强调国家内部的等级秩序和国家对个人的至高无上地位，强调个人对于国家的义务而忽视个人的权利、排斥民主。在他的眼